

空姐奇遇



〔苏〕阿·阿夫杰延科 著
戈强 木力 译



空 姐 奇 遇

(苏) 阿·阿夫杰延科 著
戈 强 木 力 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四月

空 姐 奇 遇

(苏) 阿·阿夫杰延科 著

戈 强 木 力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纺织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6/8 字数219,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86 定价：1.85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含两篇中篇记实小说。作者以细腻畅快的笔法描叙了不同体裁的边防斗争故事。

《空姐奇遇》一书详细地叙述了苏联民航飞机被暴徒劫持的实际经过；描叙了空中小姐、机组和乘客在空中与暴徒进行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及在异国他乡争取早日回归祖国所做的努力；描写了空中小姐的工作、生活、爱情和不幸，以及孪生空姐与边防军大尉飞行员的恋爱奇遇。故事情节生动抒情，人物描绘栩栩如生。

《河畔谍影》叙述了外国间谍以诡秘的方法偷越国境，冒名顶替潜入苏联境内，进行长期潜伏和活动，最后终被捕获的故事。情节曲折惊险。

目 录

一、空姐奇遇.....	(1)
二、河畔谍影	(138)

一、空姐奇遇

海滨浴场离市中心只有百米远。他们打算从浴场直接逃往日夜向往的西方。经过精心计划，他们只有在这里越境才能安然无恙，才不会被抓住。而且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内，不能早也不能晚。也就是，按照边防的规定，日落之时所有海水浴和日光浴的爱好者都得离开浴场的时候。这时，暮色苍茫，将近黄昏；这时，附近边防哨所的带有探照灯的重型巡逻车还没有出动，探照灯耀眼的光束还没有照亮沿岸和附近海域；这时，夜间巡逻艇还没有启航去巡视海疆；这时，万籁俱寂，滨海公园里的玉兰树和棕榈树纹丝不动，鸟儿不再翱翔和啼叫。

他们迅速地脱下衣服，把它藏在事先选好的木板更衣室的下面。然后，穿着游泳裤，戴着橡胶游泳帽，走进清澈的水中。海上风平浪静，温暖宜人。岸上一个人也没有，仿佛大地已在沉睡。

父亲和儿子，爷俩肩并肩地游在水中，用力划着海水，快速向前。他们从容地呼吸着，有规律地划动双手，节省着力量，以游到离这里还很远的目的地。暮色已从海上降临，再有两三分钟，他们就会被暮色吞没。那时，苏坎卡斯父子无需再忐忑不安地回首观望，只要一股劲地向前划就行了。那时，浴场上的边防军的探照灯的刺眼光柱不会再照到他们了。在黑暗中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相互鼓励，互相帮助，一直向南游，越过看不见的国境线。然后，双臂再用力划上

三、四个小时，中间稍加休息几次，就可以到达土耳其海岸。在那里，从“铁幕”来的逃亡者，作为寻求政治避难的，他们将受到热烈的拥抱和欢迎。

苏坎卡斯父子什么都估计到了，一切也都考虑周全了。但他们却疏忽了一点：苏联边防军人的素养、经验、智慧和预见性，以及对敌人行动的了解。

边防巡逻直升机沿黑海海岸蛇形飞行着，忽儿朝陆上飞去，忽儿飞往近海，一会儿又折回绿色的海岸线。直升机弯曲旋转，风驰电掣，划破天空。直升机直向南飞，飞到陆海边防哨所最边缘的建筑物，尔后掉头往北按原航线返航。

机长，一级飞行员，瓦诺·依万诺维奇·叶尔马科夫正在驾驶着飞船。一天就要过去了，飞行时间也即将结束，就等着稳稳当当飞回家，着陆。

直升机在二百米高度上飞行，离地面很近，正确地说，不是离地面，而是离平坦的卵石海滩很近。海滩后面就是绿色的山丘，再往远去山脉绵延，峭壁巉岩，雪峰林立，高度有两千米、三千米、四千米之高。

叶尔马科夫喜欢黑海的这个特别的时刻。从驾驶舱里一望无际。他亲眼看到一天即将结束。晚霞绯红。一轮红日沉落在地平线上，灿烂似锦，金色绚丽。灼灼炫目的晚霞映红大半个天。冰峰雪岭直插云霄。此时多么瑰丽多娇。而群山伴随夜晚的来临也变得深奥莫测，畏而止步。古老梧桐树和高加索的青松直立在海岸陡壁。离岸边十米远的三座雄伟的奇峰——“三兄弟”金光闪烁。到处看到的是余晖满地。北面白云飞渡，如似雪山神奇般的移动。山间的川河、小溪和瀑布流水潺潺，顺石而下，随坡而流，滚滚拥簇流向大海。平地上刚刚升起一层薄雾。尾部排出一股废气的外国小渔船

急着返航，赶回开有小窗户的石屋。

挂着苏联和外国国旗的海轮进进出出。货轮多种多样，有大有小，有新有旧，还有专运石油的油轮。在北面，紧靠岸边的宽阔大地上耸立着一座海滨大城市。到处可以看到高楼大厦、四方型的白屋顶和炼油厂的管道。就在这座城市的上方，紧靠多林的群山，巨大的列宁像光芒四射，在晚上，从远处望去依然清晰可见，在依山傍海的、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宛如玩具似的小汽车来往穿梭。在海边的机场上苏联航空公司的客机不时地起飞与降落。从城里去机场的林荫大道，从空中看得清清楚楚。发出浓郁香味的大树有五层楼之高。

当叶尔马科夫饱赏自己的家乡、祖国的边陲和南疆、黑海和高加索群山的美景时，作为边防军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性。他在观察，在沿海水域是否有可疑的目标，是否有人破坏边防规定。在将近二十公里的距离内，从最前方的边防哨所到附近城市的边缘，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可是，突然……

直升机的无线电报话机一直调在边防支队司令部所用的波段上。叶尔马科夫两眼盯着海面，稳当地驾驶着直升机，以平静而又有力的声音通过喉头送话器报告说：

“我是‘普罗米修斯’（注），我是‘普罗米修斯’，我向您报告：在海滨浴场的正前方，离岸大约半海里左右发现有两个人在游泳。头上都戴着海水颜色的游泳帽……我的飞行时间已经结束。我前往降落。报告完毕。”

注：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之一，因从天上窃火神给人类被宙斯判刑。

年轻的苏坎卡斯喝了一大口又咸又苦的海水，急忙把身子靠向上了的年纪的同伴。

“爸爸，他们发现我们了！这下完了，可怎么办呀？……”

“别泄气！按最坏的方案行事。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就这样！现在千万别慌，沉住气，不要紧张。我和你是普普通通的疗养员。是普——通——的！别想别的，只考虑这一点就行了！”

“是，爸爸，你别离开我，我们一起游，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我跟你在一起，儿子！”

当他们俩逃离的时候，海岸显得绿茵茵和明亮，并且非常缓慢地被他们抛在后面。可是，现在被迫返回的时候，闪烁着灯光的海岸变得如此暗淡，一下子就展现在两个失败的越境者的面前，显得格外可怕。

苏坎卡斯父子刚一上陆，两名高个子的、手握冲锋枪的边防战士已经站在海滨浴场的卵石滩上，站在他俩的面前。一名战士把右手抬到绿色的军帽帽沿上，严厉而又有礼貌地说道：

“我们是边防巡逻队。你们为什么违反边防规定？你们是在干什么的？请把证件拿出来！”

上年纪的游泳者冷得发抖，微笑地把手一摊：

“光着身子的人能有什么证件？我们所有的证件都放在衣服里。”

“你们的衣服在哪？”

“藏起来了，怕别人顺手牵羊！边防军同志，先让我们穿好衣服，然后你们再问是怎么回事。”

“你们去穿衣服吧！”

父亲和儿子从隐藏的地方拿出两条裤子、上衣和鞋。

“现在吗，仪表堂堂，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谈起话来也轻松多了，象个人样了。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怎么惹着你们了？”上了年纪的苏坎卡斯问道。

“你们为什么违反边防规定？”

“什么规定？我头次听说。亲爱的，我们是外地人，是来度假的，是来休息的，父亲和儿子。我们在旅游旅馆，也就是说就在你们的隔壁，住了三个星期，在二楼十七号房间。你们可以去调查。”

“不知道规定并不能推脱你们违反边防规定的责任，”边防军中士教训道，“规定天黑之前禁止在海上游泳，更不许远游。”

“中士同志，我们还是在天亮的时候下的水。请您注意这一点。我们回来的时候不是黑天，而是黄昏。中士同志请正确理解我们！我们是长距离游泳的爱好者。一下水，可以说，就感到与海豚一样，一游就上了瘾。请原谅，下不为例。”

“你们有证件吗？请拿出来看看！”

中士仔细地看了身份证，记下了批号、号码和姓名。归还时，依然严肃和有礼貌地说道：

“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先警告你们。如果下次再违反，那就要根据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地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通过的决议追究你们的责任。懂吗？”

“是的，懂了，中士同志，全明白了。就象人们所说的，要铭记在心。谢谢您了，中士同志。”

“谢什么？”边防战士惊奇地问道。

“感谢你们对苏联公民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的态度。”

“公民，这不值得谢。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对每个人都应仁爱相待。”

“对偷越国境的人也这样吗？”老苏坎卡斯淡然一笑说道。

“公民们，没事了！再见。祝愿你们休息愉快，并……认真地遵守边防的有关规定。”

当父亲与边防战士谈话时，年轻的苏坎卡斯两手相交一直搓着身子取暖。他时而腼腆地、似乎很亲切地朝着边防战士微笑。当边防战士举步离开，军靴踏着海滩的卵石沙沙作响时，他急忙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上帝保佑，总算没事了。”

“说没事，现在还过早。中士已把咱们的有关情况都记下来了。如果边防军清醒过来，他们就会突然出现在旅馆，给我们带上手铐。”

“爸爸，你现在是不是有些胆怯？我们并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怀疑。一切都会好的，你等着瞧吧！”

“难说。我是老于世故的人。咱们都是犯有前科的人。国家安全局会紧紧盯着我们的。咱们的事还没了结。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乘他们还没动手。”

“怎么溜走？你不干了？”

“死活都要干。日日夜夜都在盼。会想出办法的，有空子可钻。要不惜一切代价！豁出命也要走！就这样吧！明天或是后天咱们就飞走，两三个月后再回来。尽早我们还要回来的，决不改变主意！这段时间咱们还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他们俩坐在滨海公园的椅子上窃窃私语。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就是有人听到，也不会知道他们所谈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讲的是立陶宛话，在这个滨海城市里未必有人懂他们的话。

直升机着落后，叶尔马科夫径直朝支队司令部走去。在司令部里他用直通电话跟市区最前方的边防哨所所长通了话。他通报过自己的姓名后问道：

“我在海上发现的那两个游泳的人是什么人？”

“普通的旅游者。是立陶宛的渔民。父亲和儿子。”

“你说是普通旅游者？”

“这是市民警局做出的结论。我是现买现卖。大尉同志。”

“你可尽拣便宜货。那我们亲爱的民警从长距离游泳爱好者那里得到了什么奖励？”

“由于违反地方苏维埃的规定罚了款。大尉同志，看来您对这个决定不太满意？您有怀疑的根据吗？”

“除了直觉外，我没有任何根据。我非常不喜欢他们头上戴的与海水一样颜色的游泳帽。”

“大尉同志，直觉是不能列入记录的。”

“中尉同志，你说得对。祝你健康。向同志们问候！”

叶尔马科夫放下话筒，也就把立陶宛的旅游者，父亲和儿子这当事置于脑后了。

七月的阴雨天已经逝去，闷热的八月也一晃而过，那天高气爽的九月亦转瞬即逝。果园里的柑桔树和柠檬树上果实累累。上千条各式船只启航开出，又有成千条船只开进停泊在祖国最南端的海港的码头上。这三个月来叶尔马科夫沿着边防海域飞行了上百小时。十月初他开始休假。几天之后，他穿着自己最好的一套便服，没带什么东西，手上只拎着一个蓝色的航空包飞往苏呼米。其实他去苏呼米也没什么特殊

的事情，只不过是呆因为在巴统也无事可做。去苏呼米的愿望是在空中发生的那次事情之后产生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怪想法。那时他好象是很想了解一下阿布哈兹的首都，想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花园里和郊区游荡一番，躺在美丽的沙滩上晒晒太阳。

叶尔马科夫现在还没有结婚。就象他开玩笑地对朋友们说的，在二十五年之内他不打算干那种蠢事。到目前他还没爱上个姑娘。他很少理她们，而且对她们都很严肃，因而在飞行员中都认为他是个有原则的和不幸的光棍汉。他不仅没有享受到家庭的幸福，也未尝试到爱情的甜蜜。

是的，如果叶尔马科夫直接回家，回巴统，如果他没有遇见丹娘的话，那他可能会是这样的。

丹娘在机场附近租了一间私人的房子。飞往莫斯科、库班和克里米亚沿海的班机在她临时栖身之处的屋顶上轰隆隆地一掠而过。玻璃窗震得哗啦啦的响。杯子里的小勺也震得叮当作响。

一到冬天，拂晓时就可听到机械师在起飞前加热飞机发动机的声音。而在暴风雨之夜则传来海上隆隆的雷声。

丹娘已经病了五天。她穿着一件衬衣，披散着头发，面色憔悴。由于患重感冒鼻子有些浮肿，吃力地咳嗽着。她半躺半坐在床上，用圆珠笔在一个大本上草草地写着信。

“亲爱的，我心爱的妈妈！

我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我恨自己无能。非常想念你。我象个孩子似地在嚎啕大哭。我感到自己需要别人帮助，需要别人来照看我。虽然我已经十九了，但显得还很小小，仿佛是个被人抛弃和遗忘的孩子。你一个星期前跑到

哪去了，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你。妈妈，我的好妈妈，你在哪？我不能没有你，如果你现在不来，我就会死去的，来吧！快来。”

十八九岁的人竟如此轻松随意地、大胆地说出令人可畏的“死”字。在这个极为乐观、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永存的时刻，他们还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什么是死亡。他们也想象不到生活会突然中断，因而也常从他们的嘴里蹦出个“死”字。

五分钟之后，丹娘对自己的眼泪，对给妈妈写信的内容而感到羞愧。她在信的结尾最后大笔一挥写道：“妈妈请原谅我，写了这些傻话。这不是我有意写的，而是由于令人讨厌的感冒。一切已经过去。明天就要痊愈，去上班。拥抱你，吻你。”

从苏呼米发出的信经历了长途跋涉。当这封信寄到偏僻的乌拉尔山麓的密林深处一个小村庄时，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件。

十月十五日，星期四。温暖宜人的早晨。昨天和前天，星期一和星期日，连着下了几天雨。今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

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从窗子外传来。面颊绯红，穿得很单薄的丹娘坐在小镜前，在梳着她那光洁的、淡褐色的浓发。她嫣然一笑。

“姑娘，今天看起来还不错吗！完全够标准！根本看不出整整感冒了五天。”

她喜盈盈地唱道：

我从未涉足博斯普鲁斯海峡，

你不要向我提起这个……

身着深蓝色民航乘务员制服的、精力充沛的、活泼愉快的柳德米拉鞋后跟蹬蹬地跑进屋来。

“早上好，郁金香，你已经下床了？你在梳头？还在唱歌？太对了！象你这样的美人不能再游手好闲，卖呆了。”

满怀激情的柳德米拉今天显得特别高兴，把一篮桔子放在桌上。

“柳德米拉，咱们吃得了这么多吗？”丹娘惊讶地问道。

“这不是咱们的。是送人的，是我的礼品。是送给他的！送给我唯一的心上的人！”

“送给心上的人？他从哪冒出来的？昨天还没有呢。”

“早有了。我一直在保守秘密。”

“好啊，看来你可真能瞒着人。”

“难道象你那样就好吗？直性子，怎么想就怎么说。一看到人，恨不得把最后一个戈比都要送给人。你是个小傻瓜，我可要比你聪明一点。”

柳德米拉哈哈大笑，开始给女友整理头发，帮她做了一个别致的发型。然后吻了丹娘一下，推了她一下。

“郁金香，说真的，你现在到底自我感觉如何？”

“很好。你知道吗，看来得病对我也有好处：得了令人讨厌的感冒之后，我感到自己好象刚出生。”

“你不是什么新生！”柳德米拉哈哈大笑：“该嫁人了，郁金香！”

“真有你的！这和嫁人有什么关系？根本不相干。”

“有关系。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我现在也象新生一样。为爱情而诞生。简单点说，我要出嫁了，亲爱的好朋友。我

收到电报，是我唯一的那位来的。要我尽快去敖德萨有要事相商。在这，你看吧……他在一条漂亮的油轮上当航海长。这两天就要出海。”

一个身穿民航制服的，年纪较大的妇女从窗外探头：

“姑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柳德米拉回答说。

“那好啊。你们是好样的。总是随时准备出发。丹娘飞敖德萨，而你去巴统。”

“飞巴统？薇拉大婶，您这是怎么了，错了。我已经跟调度说好让我飞敖德萨。”

“没错。都对，都对。是我亲自填的调配单。”

“请您改一改吧！我今天一定要去敖德萨。那里决定着
我的一生。明天就晚了。丹娘，你同意换换吗？”

“当然，还用说。薇拉大婶给改改吧。我飞巴统，柳德米拉飞敖德萨。我想去那洗洗澡，晒晒太阳，再看看植物园。”

丹娘精神抖擞地走在跑道上。为自己的康复，为朗朗的乾坤和亚热带的艳阳而感到高兴。她倾听着飞机的轰鸣声，就象听最美的音乐一样。她同熟人和不认识的人相互打着招呼，想尽快登上安-24进入自己的工作岗位。她已经呆得厌烦了。她热爱空中小姐的平凡工作。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工作。她一心扑在工作上。

在空中，扮演空中小姐小角色的丹娘非常喜爱飞行。她喜欢飞机刚一离地面和爬高的那一刹那。她喜欢透过云层俯视城市、花园、森林、葡萄园、群山、江河、大海、海轮和军舰。她热爱以非凡的能力穿云驾雾操纵飞船的驾驶员、领

飞行员和机械师。她也热爱把自己托付给机组的乘客们。她喜欢在乘客面前出现，总是笑眯眯地说：“公民们，请注意！……”有多少人从她的面前走过！她喜欢巴统、第比利斯、敖德萨、克拉斯诺达尔、巴库机场上充满节日气氛的喧哗。她爱俯瞰白雪晶莹的高加索山脉。当她疲惫不堪回到家时，两耳依然回荡着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高空大风的呼啸声。这时她感到无比心慰。她喜欢对女同伴们说：“我们今天又飞过了黑海到了敖德萨。”

苏呼米机场的跑道。丹娘大步流星地走在水泥地上，高跟鞋发出噔噔的声音。海上的清风吹拂着丹娘的秀发。胸前的共青团团徽闪闪发光。生活的喜悦和她的全部美都映现在姑娘的脸上。

丹娘走过依尔—18型飞机。驾驶员打开驾驶室侧面的小窗。

“你还瞎逛什么？快上飞机！该到你的工作岗位上了。”

“我讨厌你们了！”丹娘笑着说，“我飞巴统，飞安—24，柳德米拉跟你们飞。”

“柳德米拉，那好吗！可是，丹娘更好。听着，小红花，你真想在这倒霉的地方开花结果吗？”

她笑着往前走去。一辆大油罐车朝她开来。油罐车突然停住，司机打开车门，手往下摆，行了个骑士礼。

“请！行人优先。请走吧。我给您让路，郁金香！”

她又笑了笑，举起拳头向司机比划了一下。

看，银灰色的安—24。前舱门已经打开。机长和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机械师都站在跑道上，他们在热烈地谈论着。当看到女乘务员后，他们立即中止了谈话。大家对她的到来